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当代比较文学

Volume II

第二辑

陈戎女 主编

彼得·海居
贺拉斯《诗艺》中的疯癫诗人

张源
自由帝国逻各斯的诞生

云国强
——希波战争与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

历史、路径与范式
——关于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建构的几个片段思考

黄小轩
“劣本”不劣

——关于《哈姆莱特》Q1 戏剧艺术性的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比较文学. 第二辑/陈戎女主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080-9502-8

I. ①当… II. ①陈… III. ①比较文学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6571 号

当代比较文学（第二辑）

主 编 陈戎女

责任编辑 王霄翎 刘雨潇

美术编辑 殷丽云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学术顾问 乐黛云 严绍璗 阎纯德 杨慧林 刘小枫

学术委员会 (按姓名音序排列) 陈跃红 戴锦华 高旭东 耿幼壮
胡继华 王 宁 叶舒宪 张 辉 张西平
大卫·达姆罗什 (David Damrosch)
希利斯·米勒 (J. Hillis Miller)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主编 陈戎女

编委 (按姓名音序排列) 陈奇佳 陈戎女 顾 钧 黄 群
黄 悅 李 玲 李 猛 李庆本 彭 磊 钱婉约
王柏华 杨风岸 云国强 张 华 张 源 赵冬梅
周 阅

本期编辑 杨风岸

编者的话

陈戎女

去年《当代比较文学》第一辑刊出，现在第二辑也将面世，实现了我们把这个辑刊持续做下去的愿景。目前《当代比较文学》的频次是一年一刊，不求多，希望慢慢做成精品。有同仁误以为《当代比较文学》重点关注“当代”，所以我们有必要再次声明，“瞻今追古，反思现代性”，才是我们做这本辑刊的初衷。《文心雕龙·通变》以批评的口吻指出文体由夏商周到唐宋的古今变化是“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竟今疏古，风末气衰也”。如果治学“竟今疏古”，可能也会走向“风末气衰”的境地。而比较的视野，也让我们对“近附远疏”抱持一种反思的态度。但兼顾远近、融通古今并非容易的事，只能一点一点踏踏实实地推进。

“古学今论”是本辑刊的常设栏目，瞩目并着力于推动当代的古典学研究。该栏目本期收文三篇，彼得·海居的《贺拉斯〈诗艺〉中的疯癫诗人》，处理了西方古典诗学中的“疯癫诗人”这个微妙话题，回答的却是诗与思，或曰诗与哲学的共生共存问题，甚而推广至诗人与社群、创作与批评等更细致的论题。除了常见的将贺拉斯与亚里士多德对举并观，论文纳入了最近二十年对赫库兰尼姆古城的菲洛德穆（Philodemus）古抄本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贺拉斯与亚里士多德的差异，颇值一观。张源的《自由帝国逻各斯的诞生：希波战争与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是本辑唯一一篇2万字以上的论文。论文关注的焦点是希罗多德《历史》以及希波战争的前史（四国时期），核心问题是希罗多德如何继承自由与专制相对抗的雅典话语，将希波战争演绎成西方的自由城邦对东方专制帝国武力战胜、制度战胜、文化战胜与精神战胜的历史，希罗多德的帝国元叙事如剥笋如抽茧般历历呈现。论文就希腊—波斯问题展开的西方与东方之争和“西方”和“东方”话语的相互缠绕和界定，对于厘清这两个概念在古代世界的展开，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还需要提请读者注意，该文的解释性注释相当丰富，干货甚多，万万不可错过。黄薇薇的《〈阿伽门农〉中的正义问题》以文本细读的

方式，分析剧中的几组冲突，如克吕泰墨斯特拉与阿伽门农的冲突、埃癸斯托斯与阿伽门农的冲突，揭示出该剧表面的狭义正义与广义正义之间你死我活的矛盾，可能只是正义观在公共与私人、城邦与家庭、荣誉与自然、神意之间的不同表现，作为三联剧的第一部，埃斯库罗斯在这部剧中提出了正义何在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在此剧之外。

“汉学研究”的两篇论文截然不同，一篇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锦瑟》的解构式内部阅读，另一篇却展示了叶嘉莹与美国学者海陶玮的合作式研究的外部过程。马西姆·韦德乔的《李商隐与巴洛克》一上来就否定了黄德伟和刘若愚两位学者将李商隐诗歌比附于巴洛克风格的论断背后的诗学根据，其中要害在于他们是象征式阅读而非寓言式阅读，这对于将李商隐归类为巴洛克诗人或把《锦瑟》定义为巴洛克诗歌带来极大困难。而《锦瑟》中称得上巴洛克的，主要在于它的修辞性或寓言性模式，而且巴洛克也不仅仅是历史现象，故而，《锦瑟》可以是巴洛克诗，而李商隐在韦德乔看来则是具有现代性品格的当代诗人。刘丽丽的《论学曾同辩古今——叶嘉莹与海陶玮的中国古典诗词合作研究》以较为翔实的史料描述了两位学者共治古典诗词研究的合作经历和学术友谊，这个案例应该说是海内外两位经历迥异但兴趣相投的学者成功合作治学的范例。值得读者们注意的是，该文作者在哈佛档案馆爬梳了叶海二人通信等不少此前鲜为人知的材料，文中有二人交往的诸多有意味的细节，且一些史料是国内第一次披露，所以毋庸置疑该文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媒体和传播是 21 世纪的人类面对当下、感知世界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本期推出的“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栏目就是对此的回应。三篇论文乃是一总两分的布局，第一篇云国强的论文对中国国际传播做了总体上的理论建构的设想，后面两篇论文则是内涵丰富的个案研究。云国强的《历史、路径与范式：关于中国国际传播概念与理论建构的思考》以纲要的形式分析国际传播中主要的话语谱系，在概念上区分了“作为国家工程的国际传播”和“作为文化与社会运动的国际传播”，论文具有高屋建瓴的格局和气势，其思想内核源出于关心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内需和独特使命，是一篇有责任担当的论文。叶晓君《指尖上的爱心表演——浅析当代中国众筹慈善对“同情文化”的影响》

将敏锐的目光瞄准了当下网络生态中频繁出现的众筹慈善，论文的立意不俗，深刻扎入网络慈善背后的伦理问题、审美转向和同情文化的构筑方式，不断逼问便利的指尖慈善背后年轻人的伦理情感的被削弱，论文的理论功底扎实，文字风格锐利得像一把刀，读来不断予人警醒的力量。栗花《后人类爱情的媒介视角——从书信到互联网的演变》引领我们进入后人类视角的媒介与爱情研究，思考爱情交流与数字媒介的关系，对于老一辈人，这两个东西完全不相容，而对于年轻一代，他们已经进入数字媒介既形塑公共空间又构建私密空间的时代。文中探讨传统书信和现代即时技术在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应用，激起的不应该仅仅是我们对逝去的书信时代的唏嘘不已，更多则是对新媒介环境下恋爱实践的思考。顺便提一句，这三篇论文的作者都是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新传学院是北语一个比较年轻的学院，老师们都受过很好的理论训练，眼界开阔，目光独到。

“经典与阐释”也将是本辑刊的一个常设栏目，因为经典值得一读再读，常读常新。黄小轩的《“劣本”不劣——关于〈哈姆莱特〉Q1 戏剧艺术性的研究》涉及国内莎学研究较少被人触及的一个偏门“版本学”。对于专业研究者，莎学的版本学是了解文本绕不开的第一步，而对于莎剧爱好者，尤其是中国人，我们起码要知道，坊间常见的朱生豪、梁实秋《哈姆莱特》汉译本并非译自任何一个早期印本（第一四开本 Q1、第二四开本 Q2、第一对开本 F1），而是从异文合并处理后的牛津旧版译出，也就是说，我们读朱译或梁译的哈剧，读不到 Q1 独有的内容。该文对 Q1 戏剧艺术性的研究捍卫了这个早期版本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论文附录中提供了三个早期印本的标题页和 Q1 的部分翻译，为较少能目睹 Q1 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揭开了其部分庐山真面目。唐新艳的《〈曼斯菲尔德庄园〉隐含作者的帝国主义意识》显然是受惠于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良多，但面对布鲁姆《西方正典》对奥斯汀的排除美学的捍卫，又必须要解决奥斯汀其人与其文本时隐时现的帝国意识之间的裂隙，论文以隐含作者为出发点作为弥合这一裂隙的抓手，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至于对《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解读是否论说成理，由读者诸君判断。

2017 年 10 月 14 日，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邀请国内外百余专家学者隆重举行国际学术会议“跨文化论坛 2017：比较视野下的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

方”，以此迎来比较所 20 岁生日的庆典。“所庆回顾”一栏收录了学界多位前辈学者在所庆中的致辞，再加上会议的学术综述，和多方沟通收集整理而成的“大事记”“所友名录”，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当日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敬爱的乐黛云老师因为腿疾无法与会，她录制了向会议致辞的视频在所庆现场播放，经过整理后以“比较文学的新精神和新道路”为题刊发于此。北语比较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王宁老师在“往事并不如烟，未来更加美好”的致辞中回顾了当初创办比较所的历程、艰辛以及比较所一直以来取得的成绩。严绍璗老师一大早从昌平赶到北语，他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和北语比较文学研究所创建时的历史见证人，代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带来了殷切的希望和诚挚的祝福。北语校长助理张旺喜老师和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华学诚老师分别代表学校和学部致辞，对比较文学研究所 20 周年所庆表示衷心的祝贺。所庆仪式上，还发布了由著名设计师唐克扬设计的所徽。所庆当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发来贺信。另外，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已经毕业的所友在所庆日回校欢聚，新朋旧友济济一堂。多家新闻媒体，如《文艺报》《北京晨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了此次盛会，会议的学术综述也将在《中国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刊物刊出。20 周年的所庆取得圆满成功，离不开所里各位老师以各种方式参与组织和鼎力支持，尤其是“战斗”在最前沿的会务组，黄悦老师、胡珍子老师和她们带领的硕博研究生团队克服了种种想象不到的困难，为会议和所庆奉献了热情周到的工作，此处列出参与会务的同学们的名字，聊表感谢：徐冬皓、沙文博、程茜雯、刘永佳、郑轩、谢镇宇、裴斐、张醒、张子康、李欣玲、孟照雍、武晓娜、罗琦、穆文蕾、孟俊汐、刘梦汀、张妮、李雪莹、王宇晗、常雪峰、闫天洁、李丹、马荣嘉、段盛雅、许珂、李卓、王一晴、马孟琪、王艺坤。

2017 年，北语比较文学研究所继续主办“跨文化系列讲座”，当年一共举办 10 次，讲座嘉宾包括海内外的学术大家和专家，汇总刊布于此，一方面是与学界共享讲座的学术内容，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一个学术资料的留存。

本辑刊正式对外征稿，详见本期中英文的“征稿启事”。我们欢迎人文、社科的学界同仁投稿。《当代比较文学》为系列综合学术辑刊，聚焦近年来以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为核心的人文社科研究热点和前沿讨论，广采国内外学术方家的宏论与青年学者的新锐之思，其主要宗旨是融合中外，汇通古今，叩问智慧，涵养精神。正如第一辑所说：“未来的《当代比较文学》系列绝不会仅限于某一校某一派某一隅，学术乃天下公器，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兼顾古今东西、有特色的学术平台。”

本期的出版受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 16PT08），特此表达谢忱。同时感谢本期协助我的编辑杨风岸，她认真仔细、勤勤恳恳地做了大量编辑工作，甚至费时费力做了部分译文的审校，为我分忧不少。另外，衷心感谢华夏出版社的王霄翎女士和刘雨潇女士，本辑因故转入华夏社出版，霄翎前前后后帮着推动，她的热忱和勇于担当，雨潇的高效，让我感觉到选择华夏社实在是美好的事情。

从 2017 年末到 2018 年初，电子邮箱里一篇篇论文纷至沓来，那种感觉就像春耕秋收的农夫即将有一个不错的收成。这是编者的一种奇妙的错觉，因为贡献论文的并非农夫本人，而是本辑的各位作者。冬去春来，北京虽还是春寒料峭，路边玉兰树积蓄了一冬的花苞略见转青，仿佛可以看到，那一树繁花盛开的景致。

2018 年 3 月 7 日初稿

2018 年 5 月 1 日修订

目 录

陈戎女 编者的话 / I

古学今论

彼得·海居 贺拉斯《诗艺》中的疯癫诗人 / 3

张 源 自由帝国逻各斯的诞生——希波战争与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 / 23

黄薇薇 《阿伽门农》中的正义问题 / 48

汉学研究

马西姆·韦德乔 李商隐与巴洛克 / 63

刘丽丽 “论学曾同辩古今”——叶嘉莹与海陶玮的中国古典诗词合作研究 / 76

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

云国强 历史、路径与范式——关于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建构的几个片段思考 / 99

叶晓君 指尖上的爱心表演——浅析当代中国众筹慈善对“同情文化”的影响 / 113

粟 花 后人类爱情的媒介视角——从书信到互联网的演变 / 130

经典与阐释

黄小轩 “劣本”不劣——关于《哈姆莱特》Q1 戏剧艺术性的研究 / 147

唐新艳 《曼斯菲尔德庄园》隐含作者的帝国主义意识 / 177

所庆回顾

乐黛云 比较文学的新精神和新道路 / 191

- 王 宁 往事并不如烟，未来更加美好——在北语比较文学研究所 20 周年所庆大会上的致辞 / 193
- 严绍璗 北语比较文学研究所 20 周年所庆大会致辞 / 197
- 张旺喜 在跨文化论坛 2017 暨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建所 20 周年所庆活动上的讲话 / 199
-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贺信 / 201
-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贺信 / 201
- 张 醒 古今东西的风云际会——“跨文化论坛 2017：比较视野下的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综述 / 203
-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大事记 / 218
- 程茜雯 刘永佳等整理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校友名录 / 221

| 跨文化系列讲座荟萃 |

- 张 醒 刘永佳 裴 斐 跨文化系列讲座 2017 年汇总 / 227

| 征稿启事 |

- 《当代比较文学》征稿启事 / 243

Contents

Preface	Chen Rongnyu / I
Articles	
The Mad Poet In Horace's <i>Ars Poetica</i>	Péter Hajdu / 3
Birth of <i>Logos</i> of the Empire of Liberty; The Greco-Persian Wars and Herodotus' Narratives of Athenian <i>Arche</i>	Zhang Yuan / 23
Justice in <i>Agamemnon</i>	Huang Weiwei / 48
Li Shangyin and the Baroque	Massimo Verdicchio / 63
"We Have Studied Together, Debated Past and Present": Th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of Florence Chia – Ying Yeh and James Robert Hightower	Liu Lili / 76
History, Route and Model: Contemplation o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Yun Guoqiang / 99
Solidarity at Your Fingertips: A Cultural Critique of Crowdsourcing Practice in China's Philanthropy	Ye Xiaojun / 113
Posthuman Love from the Media Perspective: From Letters to Digital Technology	Su Hua / 130
"Bad Quarto" is not Bad: Studies on the Dramatic Artistry of <i>Q1 Hamlet</i>	Huang Xiaoxuan / 147
Imperialist Consciousness of the Implied Author in <i>Mansfield Park</i>	Tang Xinyan / 177
Information	
Speeches at 2017 Cross-Culture Forum and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f BLCU / 191	
Review of 2017 Cross-Culture Forum and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f BLCU / 203	
Abstracts of 2017 Cross-Cultural Lectures / 227	
Call for Papers / 245	

古学今论

贺拉斯《诗艺》中的疯癫诗人^{*}

彼得·海居

闫天洁 田墨浓译 杨风岸校

内容摘要 在自古迄今的文论寻绎中，古典学人时或将其纳入“逍遥学派”的悠远谱系。然而，这一世代承袭的学术套语却难以直视《诗艺》全篇所恣意彰显的多维视域与异态内蕴，举其大端，则是作者对“理性—疯癫”“诗人—社群”，以及“批评—创作”等文论议题的细腻设思。在对诗艺旨归的细腻探求中，贺拉斯与菲洛德穆一脉相袭，认为伟大诗风的终极意涵在于促发读者，并将其导向歡快愉悦的审美造境。而理性运思，则是高妙诗艺的不二神髓，与此同时，唯有饱运慧心、饶富哲思的诗歌妙品，才有望直诉人心，使读者缠绵其间，进而臻达清新拔逸的心灵极境。文化精英的深厚联结，无疑确保着诗歌创造、艺术品鉴，以及审美消费间的良性循环，构基其上的，则是高妙入圣的美学风致。因此，贺拉斯在《诗艺》中对鄙俚粗俗、离群索居的所谓“癫狂诗人”备极揶揄，将其目为“假痴不癫”的钓誉“狂徒”；而其戏谑夸诞、似是而非的行文风格，恰与谨严多思的文本蕴藉形成尖锐对

* 英文原文刊于《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2014年三月刊（*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arch 2014），经作者授权，中文译文首次刊发。

照，从而在他指的同时指向自我、于“癫狂”之时解构“疯癫”，并最终形成“理性—疯癫”之二元关系的深刻隐喻。

| 关键词 贺拉斯 诗艺 疯癫 思考

The Mad Poet In Horace's *Ars Poetica*

Péter Hajdu

Abstract: Key to our understanding Horace's *Ars Poetica* is classicists' analysis of the poem's diversified topics and frustrating uniqueness, seeking to clarify which many scholars attempt to attribute them to a single origin with frequent reference to Neoptolemus' corresponding comments, expounded in which the poem is assigned to the family of Peripatetic treatises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assertion, however enlightening and time-honored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 is distinctly deficient in its assump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tradition that is too exclusively unified to be justifi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and abundant implications as manifested by the poem, among which are subject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he author emphasizes with specific concern: “thought-madness” “individual-society” “criticism-creation”. With respect to poetry's purpose, Horace and Philodemus overlap with each other in the identical conclusion that the greatness of a poem hinges on its capacity to please readers, who is potential to be led towards the poeticized realm established upon the poem's aesthetical structure. Meanwhile, the art of creating poem lies nowhere but within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and reasoning, aided only by ingenious wisdom and edifying philosophy can a poem be expected to touch the heart of a sympathetic reader already obsessed with his mentality brimming with pleasure and aesthetic pursuit. Furthermor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oman élites, which is no less intellectual than profound, is broadly favorable to bridging the seeming gap between poetic creatio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esthetic consumption, enabling the three to recycle in a sustainable and mutually bene-

ficial manner. Hence Horace overthrew in his *Ars* the mad poets' "ambition" by ingeniously depicting the later as living isolatedly, behaving coarsely, uttering nonsensically, yet calculating soberly—namely, an inferior poet denied the access to greatness exhibiting madness. In the meanwhile, a sharp contrast could be witnessed with ease between the poem's exaggerating and humorous style and its strict, rational and often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thus a balance, with the author and his subjects both referred to, and madness profusely revealed and simultaneously deconstructed, is subtly struck, eventually contributing to the meaningful metaphor manifested as the poem's core concer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madness.

Key words: Horace; *Ars Poetica*; Madness; thinking

一、灵感与诗人的社会地位

贺拉斯的《诗艺》讨论了很多不同的主题，这些主题之间有时转变突兀，有时则并未建立起清晰的前后顺序或逻辑关联。初读此诗，“有无思考”的问题似乎并不是该诗的重点，但是根据一些对《诗艺》这首诗的最新研究，这个问题也许颇为重要。

亚里士多德被视为文学批评之父（或者按照迈纳的观点，通常意义上的西方文论体系之父），他开创了在纯粹理性的思维框架下讨论诗歌的方法，使得文学批评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框架主要取决于他的伦理观，因此人类有意识的决定在对悲剧情节的分析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命运，抑或神明的干涉，无论看上去对于一些古典悲剧的读者多么重要，都只是被约略提及——如果提及了的话。或许贺拉斯的《诗艺》确实是一份任性十足的文本，它四处充溢着作者的才华和幽默，戏谑着文本设定的演讲者，一方面暗中颠覆教师的地位，一方面让受众也立足不稳。但在讲授、演说和描述若干规则，并解释这些规则何以被制定以及如何运作之际，它似乎又沿袭和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路。然而，与此同时，贺拉斯还讨论了诗歌创作中一些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和非理性的方面。他注重将文学（包括创作、评论和阅读）置于社会语境之中予以讨论，这很可能也

是其与亚里士多德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异。

这后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诗歌所处的时代情境所决定的，传统上一般这样看：一位诗人向一位想成为诗人的年轻的罗马贵族讲授诗歌。诗人或许是要劝阻他——通过例证来说明想要创作优秀的诗歌是多么不易；一旦写出的诗歌稍显逊色，那么其间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把诗歌创作当作职业并且倾注所有，是否有悖于罗马最高社会精英的地位？作为罗马最高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员，其社会地位是否允许他穷尽毕生气力把诗歌创作当作职业？^①一些文学体裁专属于拥有议员身份的作者（比如编年史、农学专著等），我们也知道一些贵族将诗歌创作当成一种休闲方式。他们似乎特意选择了可以充分展示他们才分的体裁。众所周知，奥古斯都有一部未及完成的著作《埃阿斯》（*Ajax*）（苏维托尼乌斯，《圣君奥古斯都传》，85：因为，纵使发轫于〔奥古斯都〕勃郁的热忱，此剧的风致却最终难孚其望。他因而将手稿付之一炬，每当友人问及英雄的行迹，奥古斯都将会如是作答：我的埃阿斯，他早已倒卧于海绵之上）。^②作为与史诗共同被视为最高等级的文体，悲剧更易于为罗马贵族所接受；而喜剧却不能够，尤利乌斯·恺撒便曾强迫利贝里乌斯（Laberius）出演他自己写的喜剧，而他为此演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骑士等级，这可以看作对他写作喜剧的惩罚。^③至少我们可以说，喜剧创作意味着如此彻底地失去权威，足以令他被迫登台演出（或者被强加一份无法抗拒的提议）。因此，当皮索家族（Piso）的年轻人学习诗歌创作的时候，^④对于如何谨慎地选择文体，以及诗人可能拥有的角色所具有的社会寓意，必须先行详加探讨。诗人在精英那里拥有的社会地位对贺拉斯本人而言也非常重要。他正是在此环境下工作的一位诗人——作为精英中最具势力的代表的依附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朋友”。然而，他永远无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无法进入精英阶层。在涉及与精英的行为准则之间的关系时，他对于诗人角色的定位，

① Ellen Oliensis, *Horace and the Rhetoric of Autho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pp. 199 – 223.

② 在希罗时代，海绵常用于擦拭血迹。——译者注

③ Macrobius, *Saturnalia*, 2. 7.

④ 皮索家族，古罗马地位显赫的家族，《诗艺》据说写给皮索父子。——译者注